

龔鵬程 主編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鵬程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六輯

龔鵬程 主編

第 8 冊

唐代懷古詩研究

柳惠英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唐代懷古詩研究／柳惠英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民98〕

目 2+202 面：17×24 公分

（古典詩歌研究叢刊 第六輯；第8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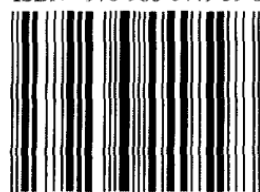
ISBN 978-986-6449-59-8（精裝）

1. 唐詩 2. 詩評

820.9104

98013921

ISBN - 978-986-6449-59-8



9 789866 449598

古典詩歌研究叢刊

第六輯 第八冊

ISBN：978-986-6449-59-8

唐代懷古詩研究

作 者 柳惠英

主 編 龔鵬程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09 年 9 月

定 價 第六輯 25 冊（精裝）新台幣 35,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唐代懷古詩研究

柳惠英 著

作者簡介

柳惠英，韓國首爾出生，淑明女子大學畢業，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博士，現於釜山高神大學授課。發表論文有〈對死亡的審美觀照——魏晉輓歌詩的特點與價值〉、〈陶淵明「詠貧士七首」的旨趣與「貧士」的內涵〉等。

提 要

「懷古」一詞是從古以來普遍使用的詞彙，但「懷古詩」是非常獨特的詩歌體類。本文所謂懷古詩則以歷史遺跡為起興媒介，抒發對時間流逝與人事無常的悲傷的作品，試圖對懷古詩的形成過程與演變發展，作一深入系統的研究。

緒論指出過去對「懷古」的語意及懷古詩與詠史詩之間的混淆現象，並通過對前人研究成果的回顧，闡述懷古詩研究的必要性及本文的研究目標和方法。

第二章以南朝與初唐前期詩歌為對象，從題材的分化、感物對象的轉移、歷史興亡的反思等三個方面探討懷古詩的形成過程，希望彌補過去懷古詩研究的缺陷。然後繼續考察初唐後期懷古詩的內容、形式特點，以獲得了對懷古詩形成的具體而全面的瞭解。

由第三章至第五章分別考察了盛唐、中唐、晚唐懷古詩的特點。由於時代政局與審美趣味的變化，各階段的內容情境有所不同，對人類事功的態度由肯定逐漸變成懷疑乃至否定，大致以繁榮盛世的生命悲歌、世事無常的哀歌、人事空幻的挽歌加以概括。就表現形式而言，在形成期以盛衰對比的長篇古體較多，從盛唐開始試圖啟動懷古詩的格律化工作，中唐時期逐漸增加了對五絕、七絕、七律等各種近體格律的嘗試，到了晚唐大量出現了常變對比的七律懷古詩，這些作品充分體現著晚唐詩人「殘」的美感意識與七律的對仗效果。就遺跡憑弔而言，自從杜甫以後，以荒因失國的王朝遺跡為創作背景的作品甚多，包括玄宗遺跡在內，正反映出晚唐懷古詩人的憂患意識。此外，儘管唐代懷古詩與詠史詩各自平行發展，但因其歷史的共同因素，難免吸受彼此的藝術特點，不斷地打破彼此的界定，引起了懷古詩與詠史詩之間的許多糾葛與混淆。

第六章結論，總結了本文之研究所得。



目

次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引 言	1
一、研究動機與命題	1
二、前人研究成果的回顧	3
三、研究目標與方法	11
第二節 「懷古詩」一詞的界定	13
一、「懷古」一詞的用例辨析	13
二、「懷古詩」一詞的界定與研究範圍	16
第二章 懷古詩的形成——由南北朝至初唐	19
第一節 懷古詩形成的第一階段——由南北朝至初唐前期	20
一、題材的分化：從行旅詩到懷古詩	20
二、感物對象的轉移：從山水景物到人文景物	25
三、歷史興亡的反思：從黍離之悲到懷古之嘆	32
四、懷古詩正式成立的標誌——李百藥〈郢城懷古〉	36
第二節 懷古詩形成的第二階段：初唐後期	39
一、走出宮廷的詩風變革與懷古詩的復現	39
二、初唐後期懷古詩的繼承與創新	42
三、懷古與詠史的融合	49
第三章 盛唐懷古詩——繼承期	55
第一節 內涵情境：繁榮盛世的命悲歌	56
一、生命短暫的歎惋	57
二、先賢德業的緬懷	71
第二節 表現形式	81
一、肯定結構與否定結構	81
二、格律化的啟動	84
第三節 李白、杜甫對懷古詩發展的影響	90
一、懷古詩與詠史詩之融合	91
二、懷古詩轉變的先驅	98

第四章 中唐懷古詩——轉變期	107
第一節 內涵情境：世事無常的哀歌	107
一、情感基調的變化	107
二、關懷焦點的轉移	113
第二節 遺跡憑弔	119
一、玄宗遺跡	120
二、吳越遺跡	123
三、楚湘遺址	125
第三節 表現形式	128
一、多種體式的嘗試	128
二、意象經營的變化	138
第五章 晚唐懷古詩——全盛期	143
第一節 歷史題材的湧現及其發展情形	143
一、歷史題材的湧現及其原因	153
二、詠史詩與懷古詩在晚唐詩壇的發展	146
第二節 內涵情境：人事空幻的挽歌	154
一、時代感傷的融入	154
二、生命本質的省思	163
第三節 表現形式	171
一、體式集中於七律	171
二、「殘」的美感意識	178
第六章 結 論	189
參考書目	193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引 言

一、研究動機與命題

尊重傳統、重視歷史是中華民族根深蒂固的特性。周代起即設史官，以史為鏡，春秋時更有「秉筆直書」，不惜身家性命而忠實修史職責的美談。豐富的歷史著作與完整的史籍記載，都是重視歷史的外在顯著特徵。在思想觀念上，更顯示出以古為美的取向。後人則憑藉史家的文字記載，探知前代人事的具體情況，甚且從中吸取經驗教訓，作為行事的借鑑與參考。不僅如此，歷史往往成為文人表達情意的材料。中國人對過往歷史的深厚情感，早已產生出「詠史詩」此一特殊的詩歌類型。不過，吟詠歷史的詩歌體類並不是僅有詠史詩，還有一種特殊類型，即懷古詩。明人高棅曾經指出：「元和後，律體屢變，其間有卓然成家，皆自鳴所長。若李商隱之長於詠史，許渾、劉滄之長於懷古，〔註1〕此其著者也。」（《唐詩品彙·七言律詩敘目》）可見，懷古詩確實是有別於詠史詩的詩歌體類。那麼，懷古詩究竟是

〔註1〕 明·高棅：《唐詩品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7月），頁707。

何時、如何形成的詩歌體類？其與詠史詩之間究竟有何差別？這都是頗饒興味而值得研究的問題，此即本文的研究動機之一。

眾所周知，在中國詩歌發展史上，詠史詩出現甚早——東漢班固詠緹縈之作。雖然鍾嶸譏為「質木無文」，但自從班固〈詠史〉出現以來，詠史詩逐漸受到詩人的矚目，成為六朝的主要抒情媒介之一。因此，梁朝昭明太子蕭統所編《文選》一書，專設「詠史」一類。有趣的是，《文選》僅有「詠史」而沒有「懷古」一目。這證明了詠史詩在六朝詩壇的重要性，同時顯示出六朝詩以詠史為盛，懷古詩尚未形成一種獨立成體的詩歌題材。然而唐代以後則似乎以懷古為盛。怎麼說？「上續《文選》」的《文苑英華》裡僅有「懷古」一目，卻沒有「詠史」。《文苑英華》儘管分類極細而多不合理，將懷古詩分散於「墳墓」、「宅第」、「遺跡」、「宮殿」、「樓」、「樓臺」等類目中，但可以看出在唐宋詩壇興起的懷古詩創作之熱。^{〔註2〕}這樣的編目結果，當然不是憑空而來的，或多或少反映了當時詩壇的實際創作情形。那麼，在唐代三百年的時間裡，懷古詩究竟如何演變發展呢？這無疑是一個又有趣又有待努力研究的課題。

至於本文以「唐代懷古詩」命題，則基於以下理由：

一、「登臨懷古」是中國古典文學中的永恆主題之一。懷古主題在中國文人筆下不斷地湧現，便成為唐詩、宋詞、元曲等抒情文學領域的主旋律之一。^{〔註3〕}雖然早在唐代以前已有不少類似懷古之作，

〔註2〕《四庫全書總目》指出「梁昭明太子撰《文選》三十卷，迄於梁初。此書所錄，則起於梁末，蓋即以上續《文選》。其分類編輯，體例亦略相同，而門目更為繁碎，則後來文體日增，非舊日所能括也。」見清·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4月），卷一八六，頁1691。

〔註3〕班彪〈北征賦〉、馮衍〈顯志賦〉、蔡邕〈述行賦〉等均以懷古為其主題結構中的重要部分，及至宋、齊，懷古主題便在文學作品中因其普遍性而通俗化了。從此以後，懷古詩在「國將不國」，或改朝換代之初為多，如南北朝、晚唐、宋元之際等。宋人王安石〈桂枝香〉、辛棄疾〈漢宮春〉、周邦彥〈西河〉等詞，以及元人陸摯〈洛陽懷古〉

惟在整篇作品中所佔的分量較少，並不能成為主導性的抒情旨歸，尚未發展為獨立成體的詩歌體類。以多數南北朝詩人的創作經驗作為基礎，初唐終於陸續出現以懷古為題的作品，如李百藥〈郢城懷古〉、劉希夷〈蜀城懷古〉等。就懷古主題的發展而言，唐代懷古詩屬於承先啓後的關鍵時期，意義重大。若不瞭解唐代懷古詩的形成、發展過程，則未能掌握懷古主題發展的一大關鍵。

二、就唐詩之研究而言，前人多集中於邊塞、山水、社會詩等題材。並且，大多以懷古為研究旨趣者，偏重於中晚唐時期的重要作品與懷古詩的審美表現方式及懷古詩的定義問題，很少人對唐代懷古詩做一全面性的論述，與唐詩研究盛況相比，可謂一大缺憾。若能全面地掌握唐代懷古詩發展的具體面貌，必當有助於瞭解唐代詩人的抒情特質與審美情趣，並且通過與既有的詠史傳統相比照，能夠解決兩類詩歌之間一直存在的許多糾葛和混淆。

二、前人研究成果的回顧

目前為止，關於懷古詩的研究，累積得不少。大致而言，學界的研究趨勢，從懷古詩與詠史詩的區別逐漸轉向懷古詩本身。在古典詩的分類上，詠史詩與懷古詩之間一直存在著許多糾葛和混淆，有將懷古詩視為詠史詩的一類者，有將詠史視為懷古的一類者。^{〔註4〕}因此，

等十七首、張養浩〈潼關懷古〉等散曲，皆是中國文士心靈的吐露，憂患意識增強了他們的滄桑興亡之嘆，也加深了他們對生命本質的思索，他們的苦心，融化到了一首首懷古作品中。參閱廖蔚卿：〈論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兩大主題〉，《幼獅學誌》（1983年5月），第17卷第3期，頁112～119；劉衛英、王立：〈懷古詩的詩學本質及其精神史意義〉，《求索》，1998年第6期，頁93～97；姚大勇：〈懷古詩詞文化成因試析〉，《棗莊師專學報》，1998年第4期，頁4～10。

〔註4〕齊益壽師將詠史詩分為史傳型、詠懷型、史論型三類，蕭馳在〈歷史興亡的詠歎——詠史詩藝術的發展〉一文中又將「攬碎古今巨細，入其興會」的懷古詩視為詠史詩的一種類型。然而，王立繼承歷代詩論家的觀點，將詠史詩納入在「向後看」的價值追索意向的「懷古主題」範圍之內。詳見齊益壽師：〈談六朝詠史詩的類型〉，《中華

學界集中探討懷古詩與詠史詩的差別，取得了相當豐富的成就。後人以這些研究成果為基礎，進一步研究懷古詩的思想內容、表現形式及淵源。本文將從懷古詩與詠史詩的區別標準、懷古詩思想藝術特點的發掘及懷古詩的淵源探索等三個方面，回顧前人的研究成果，以作為本文的研究基礎。

（一）懷古詩與詠史詩的區別

研究唐代詠史詩的發展與特質的廖振富就說「詠史與懷古兩種類型的含蓋對象固然有所重疊，難以作壁壘分明的界定，但二者的內容特質仍各有不同偏向，彼此均不能涵蓋對方、取消對方。」〔註5〕雖然難以界定，但還是各有不同偏向。那麼，懷古詩究竟是什麼？元朝方回的言論，值得我們參考：「懷古者，見古跡，思古人。其事無他，興亡賢愚而已。可以為法而不之法，可以為戒而不之戒，則又以悲夫後之人也。」〔註6〕「見古跡，思古人」則指「懷古」類的創作緣起；「其事無他，興亡賢愚而已」則指「懷古」類的內容；「可以為法而不之法，可以為戒而不之戒，則又以悲夫後之人也」則指方回對「懷古」類的個人感想。雖然方回所謂的「懷古」是包括懷古詩與詠史詩的作為詩歌分類項目的懷古，有異於本文所說的作為詩歌題材的懷古，但後代研究者嘗試區別懷古詩與詠史詩時，大致從方回指出的創作緣起與內容情志加以判別。

蔡英俊在《興亡千古事》之〈導論〉中說，懷古詩與詠史詩的區分就在於對歷史題材所採取的寫作態度上，即在於議論與抒懷這

文化復興月刊》(1977年4月)，第10卷第4期，頁9～12。；蕭馳：〈中國詩歌美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11月)，頁124～144。；王立：《中國古代文學十大主題》(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0年8月)，頁104～128。

〔註5〕廖振富：《唐代詠史詩之發展與特質》(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年)，頁11。

〔註6〕宋·方回編：《瀛奎律髓》(北京：中國書店，1990年，掃葉山房藏版影印本)，卷三，頁一。

兩種成分在作品中所占有的比例：「一般說來，詠史詩篇的作者，對於歷史事件或人物所抱持的態度，往往是智性的、分析的，因此這一類作品都偏向於採取議論的方式；至於懷古詩篇的作者，他們往往是抱著一種感性的、觀賞的態度面對歷史事件或人物，因此，他們的作品都偏向於抒發個人的感想與襟懷，抒情的成分多於議論。」〔註 7〕劉若愚認為詠史詩一般指示一種教訓，或者以某個史實為藉口以評論當時的政治事件；懷古詩則以朝代的興亡與自然的永恆相對照而產生幻滅感。〔註 8〕廖蔚卿亦認為「詠史詩借一二古人古事以喻況自己，發揮個人情志，或對一二古人古事加以批評，懷古詩則表達生命無常的歷史悲感，所反省的是眾人共同的命運，是社會的也是自然律的生命困境。」〔註 9〕那麼懷古詩與詠史詩之間內容情志的差別是如何產生的呢？詩人對歷史題材所採取的寫作態度上的差別從何來？方回點到為止——「見古跡」，可惜並沒有具體說明。清代學者開始關注懷古詩的創作緣起上的特點。

清人沈德潛云：「懷古必切實地」。〔註 10〕王夫之又云：「吊古詩必如此乃有我位，乃當時現量情景。不爾，預擬一詩入廟黏上，饒伊議論英卓，只是措大燈窗下鑽故紙物事。」〔註 11〕當今學者施蟄存繼承了傳統觀念，進而對懷古、詠史、詠懷三種詩類加以區別：「詠史詩是有感於某一歷史事實，懷古詩是有感於某一歷史遺跡。

〔註 7〕 蔡英俊：《興亡千古事》（台北：故鄉出版社，1980 年 10 月），頁 10。

〔註 8〕 劉若愚在〈中國人的一些概念與思想感覺的方式〉一文中，曾經討論過時常構成中國詩的實際主題或者基礎構架而可能被西洋讀者所誤解的，一些典型的中國概念與思想感覺方式。他認為中國詩人對歷史的獨特感覺方式，孕育出有別於詠史詩的懷古詩此一詩歌特殊類型。見劉若愚：《中國詩學》（台北：幼獅文化，1985 年 6 月），頁 82～84。

〔註 9〕 同註 3，頁 104。

〔註 10〕 清·沈德潛：《說詩碎語》，見丁仲祐編定：《清詩話》（台北：藝文印書館，1977 年 5 月），卷下，頁 678。

〔註 11〕 蕭馳：《中國詩歌美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 年 11 月），頁 130。

但歷史事實或歷史遺跡如果在詩中不佔主要地位，止是用作比喻，那就是詠懷詩了。」〔註12〕降大任亦認為「二者的形式可以相同，又均涉及歷史題材：其差別只有很細微但又很明顯的一點，即歌詠的觸發點不同。……總之，詠史詩是直接由古人古事的材料發端來創作的，懷古詩則需有歷史遺跡、遺址或某一地點、地域為依託，連即吟詠與之有關的歷史題材。」〔註13〕二位學者都認為，詠史、懷古兩類都以歷史為情感寄託的詩作，詠史詩是因讀史而詠，與古蹟或實地景物無關；懷古詩則因實際登覽古蹟或特定地點，由眼前所見景物觸發而詠。他們清楚地指出，除了內容情志以外，創作緣起也是懷古詩、詠史詩分別的重要區別標準。蕭馳則在〈歷史興亡的詠歎〉一文中更詳細地說明二類詩歌創作緣起上的差別所引起的內容情志上的特點：「它（懷古詩）不再像詠史詩那樣是緬想的，而是履踐的；不再是過去時間的，而是現在空間的，或憑弔墓塚，或訪謁祠廟，或登山林水」。〔註14〕

總之，寫作態度所引起的內容情志上的差別固然是懷古詩、詠史詩的區別標準，但不是絕對唯一的判別根據。研究者並沒有忽略掉兩類詩歌的起興方式，進一步指出了兩類詩歌寫作觸發點上的差別與內容情志之間的密切關係。

（二）懷古詩思想藝術特點的發掘

最近，學界不再局限於二者的區別問題，而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從不同角度對懷古詩進行綜合研究，不僅提出更精緻的區別標準，同時深入研究懷古詩的思想與藝術特點，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相關的成果主要有：

〔註12〕施蟄存：《唐詩百話》（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3月），頁261。

〔註13〕降大任：《詠史詩注析》（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頁488～489。

〔註14〕同註11，頁131。

首先，陳清俊在《盛唐詩時空意識研究》論文裡，以時間意識為經，古跡為緯，探討盛唐懷古詩之內涵與特質。〔註 15〕登臨古跡，使詩人每每興發無窮感慨，潛藏於心的時間意識亦隨之油然而生，故懷古詩人注重表現的幻滅之悲與時間意識的關係頗為密切。因此，他指出了時間意識是懷古詩吟詠的主題，時間意識之有無，正可以作為詠史與懷古詩的判別標準。並且，該文以張法的研究作為基礎，進而分析盛唐懷古詩的三種表徵時間意識的意象——人文歷史、動植物、天文地理，有助於瞭解盛唐懷古詩的表現特點。時間意識的提出，不僅明確點出懷古詩與詠史詩的本質性差別，同時凸顯出盛唐懷古詩的藝術特點與思想價值。

其次，侯迺慧〈唐代懷古詩研究〉一文，不僅提出非常明確的區別標準，還深入探討其情意表現的形式特點。〔註 16〕她認為，詠史與懷古在面對歷史人事的題材時，其所專注的層面完全不同。詠史詩不論是詠贊、敘述或議論，其所關注的完全停留在人物與事件的作為因果、是非成敗等事實上，所提出的歷史見解終究都只是環繞在現象面。但懷古詩則截然不同，在面對複雜曲折的歷史人事時，幾乎擺脫人事的種種作為與是非成敗等評斷，而直接看到在恆常的時空背景底下生命與歷史的真實本質——變。若從詩歌的精神來看這兩類詩歌，就發現詩人情意投射的對象層次完全不同，即詠史詩所關注的是歷史的現象，懷古詩則為生命的本質。〔註 17〕此外，該文分別由意象結構與文字結構兩方面去分析懷古詩穩定化的表現特

〔註 15〕 陳清俊：《盛唐詩時空意識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羅宗濤指導，1996 年），頁 73～107。

〔註 16〕 侯迺慧：〈唐代懷古詩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台北：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2000 年 6 月），頁 35～58。

〔註 17〕 蕭馳曾經說：「如果說以往的詠史是詩人投影到歷史人物中去，那麼，在懷古詩中我們則看到詩人開始直接把自身的現實也作為一種歷史存在來反思了。」可見，他也注意到兩類詩歌的情意投射方式的差別，可惜點到為止，未加充分發揮。同註 11，頁 135。

色，可以說是富有啓發性的論述。她從自然與人文意象的對比結構中討論懷古詩對宇宙與人事的見解，尤其對關於月亮、山川、植物、流水等懷古詩常見的自然意象的含意解釋，相當精彩。她又討論懷古詩中常見的「自」、「猶」、「還」、「唯」等文字與問句對於懷古主題開展上的重要功能，值得我們注意。

最後，大陸學者田耕宇在《唐音餘韻——晚唐詩研究》一書中，不僅從「人的覺醒」的高度來分析晚唐懷古詩的思想價值，還從律詩的對仗特點來分析晚唐七律懷古詩的審美特質。^{〔註18〕}他對懷古詩、詠史詩的區別標準基本上與侯迺慧的並無二致，但以「終極關懷」、「現實關懷」等詞來有效地概括懷古詩與詠史詩的主旨及其差異。並且，晚唐詩人常常以七律懷古詩的形式，表現他們在審視了大唐帝國的興衰之後的思考。這種對歷史的思考以懷古的形式出之，突破了前人籠統稱為「詠史」的域界，將懷古從詠史中剝離出來，並將對歷史反思的領域擴大到對存在的終極關懷。

由此可見，懷古詩研究不再停留於詠史詩與懷古詩之間的區別問題，進而探討懷古詩的表現特點與思想價值。有賴於以上許多學者的努力研究，懷古詩終於擺脫「消極性」的印象，能夠進入中國詩歌史上的主流類型之一，開始受到它應受的注意。

（三）懷古詩的淵源探索

由於研究者對懷古詩的定義有所不同，故論及懷古詩的源頭時，所列舉的作品並不一致。

首先，張法認為唐代「金陵懷古」是「亡國之悲」模式的完美表現，且將《詩經·王風·黍離》視為「亡國之悲」的原型。^{〔註19〕}懷古詩的觸景生情的創作特色或多或少受到此詩的影響，此詩的景物描

〔註18〕 田耕宇：《唐音餘韻——晚唐詩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1年8月），頁143～157。

〔註19〕 張法：《中國文化與悲劇意識》（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1月），頁132～134。

寫、感懷本質，尚不能與後世的懷古詩相提並論。（詳見第二章之第一節）

其次，廖蔚卿在〈論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兩大主題〉一文中說，懷古主題是首先由天才作者屈原加以展示的。（註20）她認為，懷古意識情態的出現與形成，既關連著哲學的省思，亦關連著時代社會的整體活動。因而，詩經中所表現的孤絕意識有別於「懷古」的反省。相形之下，屈原遭讒流放的生活經驗，及國家社會的紛亂處境所激發的忠君愛國的情操，構成了他有志難伸的疏離和孤絕之悲，所以屈原作品中亦不乏歷史的回顧，但楚辭中藉聖君賢臣暴主亂臣作為諷諭，雖有歷史的使命感，卻並未全然構成懷古的悲痛，惟有在〈哀郢〉中，「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曾不知夏之為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展示了他「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愁其相接」的懷古情懷。

再次，田耕宇從「人的覺醒」的發展歷程去考察晚唐懷古詩的思想史價值，故認為懷古詩起源於漢末〈古詩十九首〉，例如〈驅車上東門〉、〈去者日以疏〉。（註21）他說，「東漢末年的社會動盪，不僅威脅著人們的生命，而且造成了儒家思想的信仰危機。生死的思考引起了人的覺醒，首發悲音的古詩十九首的作者，面對著荒墳古墓，唱出了憂傷無奈的時代悲歌」。（註22）

〔註20〕同註3，頁116～118。

〔註21〕全詩如下：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
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
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
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
不如飲美酒，被服紆與素。
去者日以疏，生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
古墓犁為田，松柏摧為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
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

見遼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台北：木鐸出版社，1988年7月），頁332。

〔註22〕同註18，頁145～146。